

朱重光 著



# 書香縷縷

大江歌罷頭東邁  
羣峰滌世網  
十季圖頤壁  
濤來莽誰  
周思來月志詩  
揮文大江秋聲持鏡東遠寄序 神清世寂  
重光十年月破壁誰到臨海之黃嶺  
西窗之書在軍時書 上海江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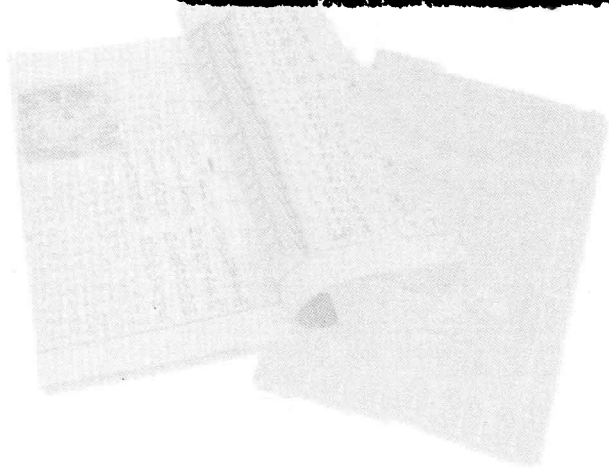
朱重光 著



# 書香伴樓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

大江歌罷  
十季圖  
海亦榮雅  
周思思題  
癸巳年  
南宮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 书香缕缕

---

著 作 者 / 朱重光

文稿审阅 / 范文静

编辑校阅 / 编著中心

美术设计 / 张 堰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limited

地 址 / 香港九龙尖沙咀赫德道 8-10 号, 赫德道  
8 号(商业中心)11 楼 D 室

Room D, 11 /F., (Commercial Centre) 8 Hart  
Avenue, 8-10 Hart Avenue,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电 话 / 00852-23040367

传 真 / 00852-21436090

网 址 / <http://www.bookhk.com>

电 邮 / [book@bookhk.com](mailto:book@bookhk.com)

印 刷 / 海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大 32 开

印 张 / 4

版 次 / 2006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88-97357-0-9 / I · 681

定 价 / 1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 目 录

松湖情 / 001

松湖恋 / 007

落月摇情 / 016

异国逢亲人 / 022

酬谢 / 027

挥翰未因人已老 / 030

良师益友伴终身 / 032

晨读图 / 034

别梦依稀 / 037

初结翰墨缘 / 042



书香缕缕沁心扉 / 045

这是音乐世界 / 054

出国之前 / 064

沧桑 / 070

缅怀七月 / 081

热土 / 091

贝戾碑 / 100

永恒的友谊 / 103

足迹 / 109

乌拉尔的真实故事 / 112

五月九日 / 121

# 松 湖 情

## 一、桃源行

书  
香  
缕  
缕

那是1990年6月23日，我在俄罗斯的乌兰·乌德吃完了午饭，向俄国的朋友辞行，要到索斯诺沃·奥塞斯克（俄文意为松湖之地）去工作，俄国朋友们祝我在湖上能玩得痛快，多吃几顿鲜美的鲈鱼。

汽车由乌兰·乌德向东缓行，道路起伏蜿蜒，山呈黄褐色，偶有些种植糖菜的农田，气候闷热、干燥……

约五小时后汽车忽然进入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芳草鲜美茂密，气候清凉宜人，葱绿尽处是一片明净的湖水，湖面白帆点点，湖中青山倒映，俨然人间桃源，司机同志说：“我们目的地到了。”

该镇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一个区中心，约四万人口，十

四个民族，东距赤塔，西距乌兰·乌德均为三百公里，当时乘飞机到这两地票价均为十五卢布，乘公共汽车均为五卢布，该小镇名叫谢洛，小镇呈南北形，紧紧依偎在伊诺湖西岸上。

当晚，细雨霏霏。国营农场主席杰林恩是布里亚特人，三十多岁，聪明能干，乌兰·乌德农学院毕业生，当晚设家宴招待我们一行四位中国客人，他，他的夫人达玛拉，还有一位布里亚特语翻译三人为主方。宽敞洁净的西伯利亚式的大木房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入席坐定，互相自我介绍以后，主人举杯对我们中国客人表示热烈的欢迎，说可以饮至天亮日出。一定要尽情尽兴才可作罢。

几盅以后，女主人提议我们中国客人每人唱一支歌助兴，这使得我们面面相觑：我的嗓子像破锣，拿不出去，其余三位是蔬菜栽培专家，也不善唱歌，幸有一位智者提议合唱一支国歌吧，女主人欣然同意。

《义勇军进行曲》沉重地回荡起来，主人听得很专注、认真。歌声一停，我们请主人们也唱他们的国歌。杰林恩先生敛容起身，语调沉重地说：“莫斯科在游行示威，明斯克、基辅在罢工、骚动。祖国的分裂解体迟早不可避免，已无心情和兴致来唱自己的国歌了，况且也很久不唱了……最近我母亲去世，让我唱一支怀念母亲的歌吧……”忧国之心溢于言表。

交谈中他不住地称赞中国工人吃苦耐劳，蔬菜栽培卓有成效，也谈到他们土地肥沃，有机肥非常丰富，经济合作大有可为……

## 二、依巴托夫

我在那里当了三个月的翻译，因工作关系，经常接触的是俄罗斯人依巴托夫。他五十多岁，宽阔的脸膛上嵌着一对聪慧的蓝眼睛，为人谦逊、幽默、风趣。他管我们的后勤，只读过四年书，原籍后贝加尔，离中国边境只三十多公里，因不会说中国话而感到遗憾，对我们怀有一种近邻的感情，多次在我吃午饭、晚饭时来找我聊天。因这妨碍我享用美味佳肴，有时我端着饭碗躲到别处去，至今我还感到内疚，在众多的中国人中间我是他唯一可以沟通思想的人，为了贪嘴而有损友谊是太不应该了。

依巴托夫贵有自知之明，无一点民族优越感。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他：“这里十四个民族中最聪明最能干的应该是俄罗斯人吧？”他连声回答：“不、不，犹太人最聪明、最能干。”

我期望看到他骄傲得意的样子，结果落了空，依巴托夫能牢记历史教训，居安思危。一次我从半人高的杂草丛中走出来，不由得用俄语咒骂“这些该死的荨麻，把我的手脚刺得难受死了，应该完全铲除掉！”他诙谐地说：“不要骂我们的恩主，战争年代没有粮食，我们千万苏联人靠它来充饥活命，我们不能忘恩负义；你们中国战争年代不也吃过草根树皮，难道你们现在就不要草根树皮了？”我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依巴托夫是非态度鲜明。一次我提出想浏览一下俄语的报章杂志。第二天他给我抱来了一大摞来。在表示感谢后我问：“该先看哪一份，你最爱看何种报刊？”他捡出一份《事实和论证》



小报，激动地说：“它说得是真理。”我问他禁酒法好不好？他坚定地说：“不好，有法不依，不如无法”。

依巴托夫虚怀若谷，接受真理。一次他一边吃我们中国人培植的黄瓜，一边不满地说：“这黄瓜翠绿细长，不像我们俄罗斯的灰黄粗壮，刺太长太多！”我请教了技术员后告诉他：刺很容易在吃之前用布抹去它，刺在生长期有防尘和抵御虫害的作用，使黄瓜味道纯正鲜美，他信服地不住点头：“真理！真理！”

依巴托夫谦逊友善、平等待人的态度更使我印象深刻：那时苏联的经济已出现困难迹象，中国工人所带的香烟很快地抽光了，市场上又买不到，一些瘾君子煎熬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天晚上依巴托夫兴冲冲地让我通知中国工人，明天上午“五一”街上出售纸烟。第二天中午几位工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满肚子窝着火，这时依巴托夫也进来了，工人们拉开了批斗的架势：什么“说谎者”、“骗子”、“滑头”、“耍鬼计的人”……一顶顶帽子向他头上飞去，我这个当翻译的人真担心他会翻脸、激怒、回骂。而他身子一躬，两臂一缩，活像我们中国“史无前例”中低头认罪的人，连声说“我错了，我有罪……”逗得几位工人拉着他又跳又叫，乐不可支。最后有人罚他一盅二锅头，强迫他吃了两筷他从未吃过的豆角菜方罢休。

### 三、篝火

西伯利亚的水电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当时每度电只合人民币一分钱（国际兑换更低），我们宿舍的照明通常是300度大灯炮，

俄国朋友好像不理睬这一大自然和现代文明的双重恩赐。

镇中心有一广场，侧旁有区政府、中学，二战烈士纪念碑，图书馆、地方史志馆等，每逢星期五晚上堆起了小山一样的木柴，燃起了全镇被照得通明的篝火，我们这些拘谨古板，惯于正襟危坐的孔门弟子也被拉到那儿凑热闹，闻着松柏的树脂香味，听着优美的音乐旋律，看着熊熊的篝火和婀娜飘动的舞姿，竟也乐不思蜀了。

有时我们也被强迫着走两圈环形舞，跟着哼唱俄语的“鄂毕河晚上多么好，情哥帮个忙，拉起你的手风琴，跳个舞，唱支歌多么好，金莲花轻轻飘，鸭子呷呷叫，我在鄂毕河上曼声唱，不去林中凑热闹，跟着情哥河上跑，我编首歌教你唱，好不好……”。活泼、轻快、热情、奔放、余音袅袅，真使人有种“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的感慨。

除情歌以外，战争年代的歌曲，如《喀秋莎》、《灯光》、《在河对岸的远方》，他们也是非常爱唱的。

## 四、辞别与怀念

种植蔬菜的季节过去了，我们启程回国了，一位俄罗斯和两位布里亚特的朋友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在大十字路口上，按布里亚特的风俗向我们依次敬酒，把一把把铜币撒向山凹，祝我们一路平安。

汽车向西缓缓驶行，一支歌仍在我脑际回荡：“亲爱的朋友，再见了，我们即将分别，你向着西，我向着东，过去了的日

子像波浪，一浪过去再一浪，山高水长，我们会重新相聚，旧地重访……”

苍翠挺拔，坚韧不拔，热情好客的松；清亮明净、博大宽广、坦荡无遗又容纳万端的湖；还有生活在那里的诚实的人（其中有不少上一世纪末去的中国人的后裔）常使我缅怀不忘。有时我凝视着舍什金的风景画册，又把我带到风光旖旎的俄罗斯，我得到了寄托，感到了欣慰。

一家文艺团体要我以改革开放，和平友谊为题材写点东西，特别是诗歌之类更欢迎。我从未发表过什么诗作，也就是说缪斯女神从未青睐过我，灵感一点儿没有，搜肠刮肚、东拼西凑、敷衍交差，诗曰：松林柏丛花满溪，湖光帆影水连天。人杰地灵情似海，火树银花舞翩跹。

# 松 湖 恋

## 一、丹尼娅

公历一九九〇年十月。

在我国长江流域正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晴空一鹤，层峦耸翠的秋游之季。

而苏联的西伯利亚已是草木凋零，冷风飕飕，寒气逼人，河渠已蒙上一层薄冰了。

人们已不在院门前的长条凳上休息聊天，而躲到屋内烤火去了。

根据上面的安排，我们该回国了。

我和农业技术员小王（俄语名叫米沙）一起在松湖镇中心剃了个头，买了些回国旅途上需用的东西，向驻地返回。

下午四点多钟，暮色苍茫，时而一阵风沙扑打着人的面孔，

麻辣辣的。我的左臂下挟一条牛仔裤，想换点零用钱，可一直没遇上买主，心里有些焦急。

在镇中心北面的壕沟旁站着十来位布里亚特姑娘，正嘁嘁喳喳的议论着什么。

我心头顿然一亮，有种忽逢桃花林的感觉。

“姑娘们，你们好！我们快回国了，看，这条牛仔裤，天然橡胶制成的，有伸缩性，要么？”我快步地走过去，兴奋地用俄语问。

有几位姑娘凑了过来。抚摸、看货。问：“多少钱？”

“不高，九十卢布。”我回答。

“吁，这么贵！”

“呀，你要谎价！”

“唏，一半价钱也不值，五十卢布也不值！”

“嘘，劣货！假货！”

“呸，你想骗我们，你想……”

几只雀儿们七嘴八舌，口沫横飞……

我一贯乐于为人师表而耻于为商。出国有不得已的苦衷；这样的小买卖也是为生活所逼，偶而为之。在这一片唏嘘声里我感到被嘲弄、揶揄、奚落、侮慢……我像跌到了一个深坑里。又像碰到了钉子上。又像回到了我国二十年前“横扫一切”的年代：围攻、车轮战术。

我脸红心跳，呆若木鸡似地站着……

旁边的小王看到了我神情沮丧，可怜又可笑的狼狈相，猛地拉了一下我的胳膊，气愤地说“我们走，这些女妖精，不识好坏，不理她们！”

这几句话使我有些清醒过来，但对这群雀儿们用中国俗语来形容是对牛弹琴，用俄罗斯俗语来形容是蠢猪前面数珠珠……她们不懂中文。

正万分尴尬的时候，一直站在远处的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

徐徐地走了过来，审视了一下货的质量，然后从容而又清楚地用俄语说：

“伙伴们，这位中国先生要价不高，在我们商店里标价一百二十卢布呢。”

气势汹汹的雀儿们一下子像瘪了气的皮球，默不作声了。

“这位姑娘说得对，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嘛！”我顺势杀了个回马枪，发泄了一些我胸中的愤懑。

刚刚还嚣张得不可一世的雀儿们像畏缩的羔羊一般避开了。

我仔细地打量这位姑娘：身材不高，圆而丰满的嫩脸上镶着一对明亮的黑眼睛，衣着朴素，举止文雅，给人一种东方女性清丽端庄的感觉。

她自我介绍说，她的名字叫丹尼娅，正在当地中学九年级读书，她表示她愿意买这条牛仔裤，但得回家跟妈妈商量一下，她约我们次日下午五时在我们驻地等她，交钱取货。

在继续返回的路上小王很敬佩这位姑娘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但他补充说：在什么地方见过丹尼娅，面熟，记不起来了。

“如果都像丹尼娅一样公正平等地对待外地人、外国人，我们早就进入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了。”我不无怨忿地说。

靠近北极，晚上气温急剧下降，但我的心里是越来越热乎乎的了。

## 二、作 客

第二天丹尼娅没有来我们的驻地。

第三天也不见丹尼娅的踪迹。

我弄不清这位姑娘葫芦里装着什么药。

第四天下午她竟像美丽的天仙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抱歉地向她说明：因为第二天她没有践约前来，我已经以八十五卢布的价格脱手卖出了。

她以同样抱歉的语气向我解释：她妈妈同意她买，但要通过一下爸爸，而她爸爸在离这儿的一百多公里的建设工地上工作，这几天才回家一次，所以耽误了，请我原谅。

她又补充说，她妈妈请我这个翻译员和技术员米沙去她们家作客，她妈妈是中生物教师，家里还有一位祖母和弟弟，她次日下午五时在公路东侧的水房（从湖中泵水上来卖给居民的地方）旁等我们。

我把这个意思翻译给小王，小王说根据丹尼娅的诚恳态度当属盛情美意。

我一拍手掌：“对！不会是鸿门宴，况且上面一直要求我们与当地人搞好关系呢！”

丹尼娅这次很守约，领着我们穿过新木板围成的院子，走进了半旧的大木屋子里。

老祖母和女主人热烈地迎接我们，连声说：欢迎光临！

沙发上坐定后，我作了自我介绍，轮到小王时女主人说不用了，已互相认识。我很惊讶。小王解释说，在我来松湖镇前，他曾由一名布里亚特语翻译陪同去当地中学的实验暖棚里作过蔬菜栽培的技术指导。

我巡视了一下室内布置：白色绣花窗帘半拉着，壁炉里木柴噼啪作响，两排书柜装得满满的、墙壁上贴着几幅印制的十九世纪伟大俄罗斯风景画家舍什金的作品，屋里显得温暖、干净、素雅，显示出主人是知识分子。

“俄罗斯人在没有桦树、黑麦面包、寒冷和雪的地方就会感到孤独和悲伤，你们布里亚特人也一样吧？”我看着墙上的风景

画，引用着画里的意境，同女主人搭讪起来。

“是的，我们生活在俄罗斯土地上，生活习惯基本同俄罗斯人一样，只是我们在家讲布里亚特语，外出讲俄语。”女主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地回答着。

这些文学书籍都是你看的？我指着书橱里几大本厚厚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好奇地问。

“不完全是，我没功夫，得看生物学方面的书，丹尼娅酷爱文学类书籍。”

我们就这样随便地聊着，丹尼娅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当我们交谈间歇的时候，丹尼娅见缝插针地问：“米沙结婚了没有？”

一个少女打听一位青年男子这个问题是非同小可的。我慎重地征求小王的意见，他坚定地表态：“如实奉告。”

“他结婚了，妻子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现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已有一个三岁的女儿。”

我见到丹尼娅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茫然的失望的表情，使我甚至有些怜悯她。

桌上摆出几盘凯克司（奶油鸡蛋糕）和一些杂样点心。奶茶热腾腾的，凯克司香脆可口。

女主人说因语言隔阂，怕丹尼娅说不清楚，估计我们不一定来，因此准备得不好。实在不成敬意。让我们星期五这个时刻一定再来，得招待得像个样子。最后她盛赞中国蔬菜种类繁多，品质优良，想要一点中国蔬菜种子，购买或交换都可以。

小王慷慨地说“为了合作与友谊，赠送。”

女主人表示非常感谢。



### 三、中西合宴

俗语云：“一回生，二回熟。”

在约定的时间我与小王直奔主人的餐室。

我俩一看餐桌上的摆设简直傻了眼，每个座位前林林总总地摆着十来件刀、叉、匙等金属餐具，像一个卖小五金的杂货摊。我俩都有一种狗吃刺猬无法下手的难堪表情，这么多东西派什么用，怎样用，根本不知道。

“朱老师，你给问问清楚，匙勺一只就够了，为什么要有大、中、小三只？”小王好像在哀求着我。

老祖母和女主人对我们解释说，知道我们中国人习惯用筷子，可她们一时无法弄到竹筷，只得按西餐招待。大匙用于喝最先上桌的博尔汤（一种红菜汤），中匙用于取苏福来（果子冻），小匙挖鱼子酱或沙拉酱涂于麵包片上；大刀切割麵包、中刀割肉……丹尼娅以灵巧的手指上下翻动，左右飘忽，像弹奏钢琴一样向我们演示，金属轻叩着瓷器，发出和谐的奏鸣曲，而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恰像西方俗语所比喻的是闯进瓷器店里的大象，不是这儿撞翻，就是另一处绊倒，菜、汤、洒了满桌，溅脏了衣服，时而哗啦一声，似天崩地塌……

“我这一辈子也没这么笨过，真丢丑！”小王埋怨着。

“我也是。”我附和着。

“朱老师，说，让我来露一手，炒两个中国菜给他们尝尝，”小王忽然两眼发亮，像发现了什么似地对我说。